魔術師與小丑

作者: 魔

Powered by 紙言

血之序

在一座無名的山頭中，一間遍佈銹漬，看起來早已荒廢多年的倉庫，傳出了一下下若隱若現的磨刀聲。

而在倉庫偌大的中央，有一個看來只有十三、四歲，穿著校服的少年，如同一頭待宰的牲畜般，被數條垂下來的鐵鏈懸吊着，如同待宰殺的牲畜。

可憐的少年因為腳腕和手腕被鐵鏈長時間綁著和懸吊，出現了深深的紅印，腳掌和手掌更因為血液不流通而變得毫無血色。

而在他身旁的是一個面戴小丑面具，和少年年紀相若的一個少年，他一邊輕快地哼着歌搖着頭，一邊磨着刀。

在如此令人不安的場景中，那人臉上不僅找不到一絲恐懼，甚至能從他眼中感受到興奮。

被懸吊的少年因為雙手被向後屈及吊起來的痛楚而醒來，他強睜如鉛般沉重的眼皮，掙扎了兩下，就驚覺了貼近眼前的水面，更感受到鼻尖一陣涼快。

而他的記憶仍然停留在放學和朋友走回家...

他很快就發現了自己的處境時，聽着一下又一下的磨刀聲，就如無數把尖刀利刃狠狠地插穿他的耳膜，直刺心臟。

「砰砰——」「砰砰——」「砰砰——」

少年更可以清晰地聽見自己的心跳聲，感受到全身的每一條汗毛也豎起來，他根本不敢想像等待著他的究竟是什麼。

儘管少年已經滿頭大汗，卻依然不停發抖。

額上豆大的汗不停地流到鼻樑，滴到水中。

「滴答...」「滴答...」「滴答...」

每一下的水滴聲就像為他的生命的倒計時，又似一根根鋒利的針穿過他的耳朵，刺進他的腦袋，把他的腦袋佔據，令他無法思考。

鐵鏈只是捆綁着他的手腕和腳腕，以致全身的重量也聚集在他脆弱的關節，亦因為缺血，感受不到自己的四肢。

更令他崩潰的，是水面也快升到他的嘴巴。

當水面碰到他的嘴唇時，寒意傳遍他全身。

他不停地掙扎並大叫，雖然毫無意義，卻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吧？

突然一把聲音笑著且輕快地說「終於醒啦？等多我一陣，把刀就嚟磨完啦。」

這把聲音源頭正是站着他旁邊的另一位少年。

「你係邊個！」那名少年仰起頭，試圖尋找綁架他的人。

「點解要綁架我！」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和他一起放學的朋友在哪裡呢？一起被綁了嗎？

「我係邊個？」他身旁的少年嘲笑地反問道

「你可以叫我做"Mr.J"」

「而點解呀？」他雙手抱胸，
一副苦惱裝作思考「唔...你呢條的確係一條好問題，我都唔知喎」說完便瘋狂地笑著，仿若地獄逃出來的撒旦，真正的魔鬼聽見也要退下。

當少年聽完這句，水面剛好浸過他的口鼻，他仰起頭，貪婪地呼吸着，妄想可以把自己在懸崖邊的生命拉回來。

少年繼續他無謂的掙扎，妄想可以掙脫，卻又理所當然的無濟於事，手腕也被生銹的鐵鏈磨擦得流下血來...

「啪嗒——」「啪嗒——」「啪嗒——」

那緩緩流下來的血，逐滴落在地上，綻放成一朵朵充滿着生命的死亡花兒。

他的掙扎就如螻蟻於人類面前，只要輕輕一掐，生命就會消逝。

看着少年手腕的那抹紅，Mr.J嗜血的舐了一下嘴唇，用手指沾了一些少年手腕上的鮮血，放進嘴裏，一臉享受的說「呢種味道...果然只有喺掙扎嘅獵物身上新鮮流出嚟先有呢種美妙嘅味道。就連瓊漿玉露都冇你嘅鮮血咁甜美，。」

少年強行堅持着，但現實的情況不停地削弱他的意志，最終他還是不敵身體上和心靈上的折磨，眼前一黑，昏了過去。

在他昏迷前他隱約聽到一把聲音笑着說「繼續掙扎啦！對佢嚟講一定係最好嘅禮物，哈哈哈哈....」

少年的腦海中突然浮出一個問題，那個「佢」是誰呢？

在不知過了多久後，少年慢慢醒來，映入眼簾的是一桌的各種刑具。

現在的被他一絲不掛地被用鐵鏈呈大字型地吊了起來。

「醒啦？」「等我set埋部cam就得㗎啦。」

Mr.J摸着少年的身體，詭笑着說：「小朋友，你嘅肉質咁結實，口感應該唔錯，可惜我唔係食人族，但係我唔會暴殄天物，絕對唔會浪費。」

「但係煮之前，點都要玩下先嘅...」

少年聽完這句，不禁心頭一顫，滿額冷汗。

還未清醒的他感受到腹部受了一下重拳，喉嚨一甜，一口鮮血湧上來，不自控地噴了出來，剛好噴在Mr.J的身上。

Mr.J用鼻深吸了一口，像是陷入了極為陶醉之中，口中喃喃自語「鮮血嘅味道...」

「你話啲香水商點解唔整返枝？呢種鮮甜嘅味道係幾咁美妙？」

Mr.J用姆指抹了抹少年嘴角的血，舐了一下，閉上眼睛回味，狂笑着道「以充斥住新鮮甜美血液作為遊戲嘅開胃菜，果時係絕配...」

「咁熱完身就...」

「正式開始遊戲啦喎！」

「我特登準備咗好多玩具要同你玩㗎！」

Mr.J重新戴上面具後，轉個身，一邊狂笑着，一邊翻着桌上的"玩具"。

輕聲說着「菜刀，潛水刀，冰錐，電鑽，木鋸，槌仔，老虎鉗...用邊件好呢...」

「全部都係我嘅寶貝，有時太多選擇都未必係好事呀...」

少年還瞥見到有一盆燒紅了的炭，插着幾根鐵棒，上面放着一個舊式熱水壺，還看見桌上有幾瓶神秘液體和幾根針劑....

當Mr.J在翻找時傳出的陣陣響亮金屬碰撞聲，混雜着他的狂笑聲，一種名為恐懼和絕望的情緒充斥著少年的大腦。

Mr.J翻找一段時間後拿起一把潛水刀，說道「啱啱開始，玩啲細件嘅先」

「呢件係我第一件同埋係我最心愛嘅一件玩具...」

他又拿起一支磨刀棒，把原來已鋒利的刀磨了一下。

在少年身上隨意的切出一個又一個的傷口，然後在桌上拿了一包鹽，抹在少年的傷口上。

此時少年的慘叫聲在倉庫中傳出陣陣回音。

Mr.J詭秘地說道「第一件玩具就叫得咁大聲？我仲有很多件玩具要同你玩㗎喎」

又問「小朋友呀，你凍唔凍？不如幫你沖個熱水涼先？」

說完便拿起那個放在炭爐上，底部已經燒得通紅的舊式熱水壺，毫不猶豫的淋在少年的身上。

少年很快便被燙得全身通紅，起了幾處水泡。

「啊啊啊啊....」

Mr.J又裝模作樣的問道「哎？太熱呀？不如我幫你降下温吖！」

說完便隨手拿起一桶冰水倒在少年的身上。

少年的皮膚經過一冷一熱的洗禮，早已多處脱落，露出脆弱敏感的真皮層。

現在的少年即使被風吹也會受到錐心刺骨的痛楚。

「啊啊啊啊....」在短暫的慘叫過後，整個倉庫突然靜止...

「有冇搞錯？咁快就暈咗！」Mr.J語氣中略帶不滿地說道。

Mr.J突然拿出兩包類似血漿的東西，插在少年的手腕上，開始為他輸血。

他輕輕抬起少年的下巴，笑著輕聲說道「可愛嘅小朋友，你放心，我唔會畀你咁快死住嘅」

轉過頭，看着放滿"玩具"的桌子說道「我仲有咁多件玩具未同你玩，點可以畀你咁快死呢？」

說完便用火鉗隨手夾起一塊燒紅的炭，向少年燙過去，「三，二...」

「啊啊啊啊.. 」Mr.J還未倒數完，便有另一把慘叫聲響起。

「咁快醒啦？ 咁我哋繼續啦喎。」

Mr.J轉過身，一手拿起一把老虎鉗，一手摸自少年的臉頰，裝作溫柔的語氣對少年說道「乖，擘大把口」那略帶稚氣的童音，是如此讓人心動...但前提是要忽略他在說什麼。

少年聽着最柔和的聲音，卻看着臨於人世的撒旦，視覺和聽覺相互糾纏，恐懼又矛盾的體驗互相交織著。

以一個正常人的思維也不會張開嘴巴，早已被恐懼充斥的少年也一樣。

Mr.J見到後便溫柔地說「唔緊要，我唔會夾硬嚟嘅。」便拿起一支麻醉劑打進少年的身體。

話未說完，少年便感到渾身無力，很快便昏迷了。

Mr.J把綁着少年雙手和腳的鐵鏈解開，把他當成待屠宰的畜牲，拖到一張大枱上並把他的手腳"大"字型地重新綁好。

又拿出一件"開口器"，把少年的嘴撐開。

還拿出一件特殊的工具，把少年的手指撐開，固定好。

輕聲說道「你啲牙真係靚，只可惜你再冇機會用佢哋...」

因為麻醉劑的份量不多，少年很快便醒過來

「你啲指甲都唔差，可惜你要同佢哋告別。」

Mr.J說完就拿起一把不大的老虎鉗，在少年面前晃了晃，又問「你想玩牙先，定係玩指甲先？」

正常人在這種SAN值掉到0的情況下本來就說不出話，加上少年的口被開口器撐著，根本不能清楚說話。

惶恐的少年只可以不停地大叫和掙扎，試圖掙脫。

「小朋友，相比起前幾個。我好欣賞你嘅毅力，可惜呢一切都係徒勞嘅。」

「你唔揀就算啦，咁我玩指甲先啦。」

Mr.J說完便拿起老虎鉗把少年的指甲逐塊拔下，並全部收集。

少年的叫喊聲響得驚天動地，血流不止，如果不是一直在輸血，少年應該早已因失血過多而死亡。

但在身體的自我保護機制下，少年很快便休克過去。

「頂你個肺！啱啱先讚完你，咁快就暈咗！真係，唉！一啲都唔聽話嘅呢~」

Mr.J立刻拿起一支神秘針劑，插在少年的身上。

「五，四，三...」

藥效轉眼便生效，少年很快便喘着大氣地醒來了

「呢劑嘢真係我嘅寶貝，試過咁多人，冇一次超過5秒。」

在少年還喘着氣的時候，Mr.J便舐了一下潛水刀上早已乾掉的血，一下一下地把少年的嘴鋸開，露出了他雪白的牙齒。

「啊啊啊啊...」痛苦的少年再一次慘叫着。

同時，Mr.J閉上眼，一臉陶醉的說道「人嘅慘叫聲果然係最悅耳嘅聲音。」他揮舞著手指，彷如一個優雅的音樂家，在指揮樂隊演出著世上最優美的音樂。

Mr.J隨手便又拿起那把血跡尚流淌着「老虎鉗」在少年面前揮了揮，說道「小朋友，我哋玩完指甲，就玩牙啦喎」

說完便用「老虎鉗」把牙逐隻拔下，過程中當然免不了充斥着倉庫的尖叫聲。

而他的牙齒也照樣被收集。

而少年的舌頭又豈能逃過一劫？

Mr.J拔出插在炭爐中，燒得通紅的炭夾，直接插入少年的嘴中，把他的舌頭夾了出來。

充滿水分的舌頭一碰到炭夾便滋滋作響，甚至傳出陣陣肉香，就像人們把牛舌放在燒紅的鐵板上。

少年因為嘴巴已被割開，所以只剩由喉嚨發出的嘶喊聲。

Mr.J說「燒肉聲配上嘶喊聲，再配埋肉香，真係感官嘅盛宴」

Mr.J又拔出插在炭火中的一把剪刀，直直地不停剪，並說「作為人體最敏感嘅器官，我又點會容許佢咁快脱離你嘅身體？」

少年的口中鮮血充斥着他的嘴巴，不停地湧出，倒流回他的口中，把他噎得不停咳嗽。

現在的少年而被折磨得半死，半張臉已被鮮血染紅，Mr.J的衣服更加是血跡班班。

他又拿起一盒螺絲和一支電鑽。

拿起一支馬克筆，在少年每根肋骨之間作標記, 滿意的點了點頭，拿起一顆螺絲順着標記，鑽了進去。

現在的少年對於這些"小傷"早已無力叫喊...

鮮血不停地緩緩流下，把少年原來雪白的皮膚染紅。

Mr.J又重複了幾次同樣的事情...

疲倦的少年本來已經再沒有力量，但是身上的螺絲每被鑽進一絲絲，也要承受一次的痛楚，令虛弱的他繼續慘叫。

「咁快就無聲無氣？我仲睇好你會玩得耐啲添。」

「玩夠工具，就到我親自落手玩啦~」Mr.J面露興奮的表情。

現在的少年只想盡早解脫，逃離這個人間煉獄...

Mr.J解開了少年的手扣，虛弱的少年自然地倒了下來。

「為咗避免你逃走，我要用我最鍾意嘅方法」

「喀——」「喀——」「喀——」

說完便伴隨着少年雙手斷裂的聲音和慘叫的聲音把他的雙手毫不費力地扭斷。

而他的雙腿也面對了同樣的命運。

飽受折磨的少年就像等待被屠宰的牲畜般拖進一個鐵筒中，並不忘在少年身上安插維生裝置...

Mr.J臨走時怪異地微笑着說道「今日夜啦，我聽日會再嚟過，記得唔好死住。」

少年聽完便又昏睡過去...

與此同時，在一架承載著一家四口的私家車中，收音機播放着一段全城市民也在關注，甚至提心吊膽的新聞：　　「如今仍有多名少年失蹤尚未尋回，警方呼籲任何市民看見他們，請立刻致電警方尋找失蹤人口熱線，以下為失蹤少年的特徵....」